

## 元代譜牒《汪氏淵源錄》研究\*

章毅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 序論

目前收藏於各地的舊譜牒（編纂於1949年之前者）數量眾多，絕大部分均編撰於明清時期，產生於元代者為數寥寥，但其中卻不乏值得深入研究的珍稀之作。當代著錄舊譜牒最為豐贍的專題目錄有四種：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sup>1</sup>除了第四種之外，其餘三種都著錄有元代譜牒。多賀氏《宗譜の研究：資料篇》著錄元代譜牒一種：陳櫟《新安大族志》。《美國家譜學會中國族譜目錄》著錄兩種：汪松壽《汪氏淵源錄》和陳櫟《新安大族志》。<sup>2</sup>不過根據目前的研究，陳櫟《新安大族志》一書是否為元代譜牒，學術界多有懷疑。<sup>3</sup>因此在美、日兩種中國譜牒目錄中，比較可靠的

---

\* 本文初稿曾在「中國史上的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學術研討會（天津：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2013年11月1-2日）及「中大史學五十年」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2013年12月9-10日）上宣讀，常建華、張仲民、茅海建、杜佳榮諸位教授提供了中肯的評論意見，同事潘星輝教授協助釋讀電子圖版，《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三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剴切的批評，在此一併致謝。本文的研究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科研創新項目（編號15ZS008）的資助。

<sup>1</sup> 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東洋文庫，1960年）；Ted A. Telford, Melvin P. Thatcher, and Basil P. N. Yang, comps., *Chinese Genealogies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aipei: Chengwen chubanshe, 1983)；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圖書館（編）：《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上海圖書館（編）、王鶴鳴等（主編）：《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sup>2</sup> 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頁193；Telford, Thatcher, and Yang, *Chinese Genealogies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p. 70。

<sup>3</sup> 鄭力民：〈《新安大族志》考辨——兼談《實錄新安世家》（續）〉，《安徽史學》1994年第3期，頁15-18、14。

元代譜牒僅為《汪氏淵源錄》一種，其源出地為徽州路。《中國家譜綜合目錄》記載元代譜牒十種，其中有七種源自徽州（詳見表一）。<sup>4</sup>除了上述家譜目錄，古籍善本書目中的信息也頗值得留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傳記類二·宗譜」記錄元人所編譜牒共四種，其中徽州譜三種，即表一的第2、第3和第5種。<sup>5</sup>新近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收書範圍遠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廣泛，該書「史部·譜牒類」收錄元代譜牒九種，其中徽州譜六種。與表一所列相比，除第6種未見之外，其餘全同。<sup>6</sup>

由此可知，目前我們能夠看到的元代譜牒當中，最重要的資料集中在徽州地區；而在可見的七種元代徽州譜牒中，唯一各家目錄幾乎同時著錄的僅有《汪氏淵源錄》一種。顯然，這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譜牒，也是我們藉以瞭解元代地方社會宗族發展狀況的關鍵史料。

表一：《中國家譜綜合目錄》所見元代徽州譜牒

序號	作者	譜名
1	汪德麟	回嶺汪氏宗譜
2	汪松壽	汪氏淵源錄
3	汪垚	新安汪氏慶源宗譜
4	汪雲龍	新安汪氏族譜
5	汪炤	新安旌城汪氏家錄
6	佚名	新安胡氏歷代報功圖
7	詹晟	慶源詹氏族譜

資料來源：《中國家譜綜合目錄》，頁178、179、180、251、570。

## 作者和年代

在《中國家譜綜合目錄》所列七種元代徽州譜牒中，《汪氏淵源錄》（以下簡稱《淵源錄》）不僅是一部當代目錄同時著錄的譜牒，也是唯一一部清代各類圖書目錄遞相著

<sup>4</sup> 《中國家譜綜合目錄》，頁178、179、180、251、570。按：該書著錄《新安旌城汪氏家錄》所屬地為「安徽旌德」，有誤，應為「安徽休寧」，即亦為徽州譜。參見汪慶元：〈《新安旌城汪氏家錄》初探〉，《文獻》2003年第4期，頁28-35、47。亦可參見拙文：〈明代家譜的著錄及其社會史意義〉，《九州學林》第4卷第4期（2006年冬季），頁224-49。

<sup>5</sup>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89、625。

<sup>6</sup>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089、2095、2101、2103、2260、2821。本書頗有沿襲《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之處，有關《新安旌城汪氏家錄》的條目亦誤。

錄的譜牒。清初學者倪燦(1626–1687)和黃虞稷(1629–1691)均曾著錄《淵源錄》。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列「譜牒類」十一家，此書列居其一。<sup>7</sup>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譜系類」列元人著作六種，此譜亦列其中。<sup>8</sup>足證此書在明代已廣為人知。在盛清時期，此書仍被認為是元代著名譜牒。錢大昕(1728–1804)《元史藝文志》列元代譜牒三十五種，即將此書具列在內。<sup>9</sup>不過到了晚清，該譜似乎已逐漸湮滅不聞。汪士鐸(1814–1889)《汪梅村先生集》有〈釋汪〉一篇，稱汪氏譜牒有「《汪氏淵源錄》十卷」，但是「今佚」，<sup>10</sup>可見汪士鐸僅聞其書，未曾寓目。清人的著錄顯然增加了該譜的可靠性。不過既然晚清人士對此譜已經難得一見，後人不易獲睹似更不難理解。或許正是這一因素，以致學術界對該譜雖已作間接討論，<sup>11</sup>卻一直沒有專題研究。

美國家譜學會目前在互聯網上公佈收藏於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的《汪氏淵源錄》全文掃描圖像，為學者進行深入研究提供極大便利。哥大所藏《汪氏淵源錄》共十卷，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本，<sup>12</sup>一函四冊。第一冊封面右下角有藏書章：「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另標入藏時間為 May 1 1941 (1941年5月1日)。<sup>13</sup>美國家譜學會所公佈的該譜電子版共有掃描圖像178頁(張)，除去空白頁和重複掃描者，共計158頁(張)，首尾完整無缺頁。

《淵源錄》卷一〈敘譜〉部分介紹編纂緣起，〈原姓〉、〈譜論〉兩節討論有關姓氏和宗族的義理，〈周魯敘系〉以下五節是連串對汪氏族源的考論。卷二、三轉述「舊譜」內容，並對「舊譜」中所列汪氏世系進行評議。卷四登載元代徽州各地汪氏的世系。卷五詳列汪松壽本人的家族世系。卷六〈垂名記〉記錄古今各地汪氏名人，其中多數出自宋代的徽州。卷七〈風雲記〉則主要記錄元代徽州汪氏名人。卷八、九〈辭源集〉

<sup>7</sup> 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刻廣雅書局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三八上。

<sup>8</sup>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頁六六下。

<sup>9</sup>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潛研堂全書本，卷二〈史部·譜牒類〉，頁十二上。

<sup>10</sup> 汪士鐸：《汪梅村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卷一〈釋汪上〉，頁十六下。

<sup>11</sup> 參見趙華富：〈宋元時期徽州族譜研究〉，載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7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79–86；趙華富：〈元代世家大族譜牒之最——徽州汪氏譜牒〉，載吳春梅(主編)：《安大史學》第二輯(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1–90。

<sup>12</sup> 本文所用為該書電子圖像版，見美國家譜學會網頁：<https://familysearch.org/pal:/MM9.3.1/TH-1-18071-20887-4?cc=1787988&wc=M9WS-1TD:1778924753>。書中凡有自注頁碼者即注為「頁△」，凡無自注頁碼或自注頁碼模糊不清及有誤者，則標注該頁電子圖像的流水序號，注為「編號△」。

<sup>13</sup> 《淵源錄》，編號3。

彙集作者所認為重要的汪氏名人詩文。卷十則主要繪製了作者所理解的古今汪氏居地的分佈圖。從內容來看，《淵源錄》兼具族譜和文獻志的特點。

該譜作者為元代休寧籍士人汪松壽。今人所編《全元文》收錄其詩文六篇，且有小傳，<sup>14</sup>但資料全出明代弘治時期名宦程敏政所編的《新安文獻志》。該志〈先賢事略〉載：「汪石田，紹奇，字正心，知縣雲龍之子，仕為紹慶路學教授。所著有《姚江集》及《汪氏淵源錄》十卷。」<sup>15</sup>明弘治《徽州府志》亦有載汪氏生平，文字略有出入：「〔汪〕松壽字正心，號石田，有文學，仕為紹慶路學教授。所著有《姚江集》及《汪氏淵源錄》十卷。」<sup>16</sup>本譜卷一〈敘譜〉首頁落款「七十二代孫前四川紹慶路儒學教授汪松壽編撰」，<sup>17</sup>相形之下，弘治府志所載更為準確。

哥大所藏《淵源錄》曾為清代早期休寧縣鄉宦汪懋燿收藏。該譜卷一首頁右下角有雙行並列的印章共九枚，其中第九枚「徽州休寧人」最易辨識。卷三首頁的頁眉有印章三方，第一方為「汪怡敦堂」，楷體；第二、三方分別為「汪懋燿」、「聚五氏」，篆體。卷五首頁左上方亦有兩枚篆體藏書印，第一方作「汪懋燿印」，第二方作「石潭聚五」。<sup>18</sup>據康熙《休寧縣志》，「〔國朝〕汪懋燿，字聚五，石田人。」<sup>19</sup>又據本譜自載：「村南溪潭底坵石如墻，故以名村，今訛為石田云。」<sup>20</sup>可知「石潭」為「石田」的別稱，而汪懋燿即為同樣出自休寧縣石田村的清代鄉宦。

該譜末尾有明人汪以昭正德十三年〈重刊汪氏淵源錄跋〉：「右《淵源錄》，乃吾祖正心公所編集者。支系派遷，遠有端緒，迨今幾二百年。舊板十缺四五，恐致漫滅，良用為懼。因得舊本查對，謹將所缺若干篇，並續支代，如式繕寫。率近族好事者，屬工于中山，鋟梓以傳不朽。……時正德戊寅八月中秋日，裔孫石田汪以昭拜書。歛西仇以才刊。」<sup>21</sup>由此可知，該譜由汪松壽後裔汪以昭在明代正德十三年刊刻。〈跋〉中還提供了兩條重要信息：（一）該譜最初的「編集」時間距離汪以昭的「重刊」約「二百年」，即約在元延祐、泰定之間（1314–1327）；（二）汪以昭的「重刊」對舊版「如式繕寫」，保持了原版的格式。

關於第一點，譜中有兩條材料可作參證。汪松壽在卷一〈敘譜〉中稱：「泰定乙丑春，宗人□家錄，創為新譜，輒改舊編。……余既□□□其繆冒，遂取家藏舊

<sup>14</sup>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47冊，頁25–31。

<sup>15</sup>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先賢事略上〉，頁三六上。

<sup>16</sup> 彭澤（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明弘治刻本（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卷八〈宦業〉，頁三六下。

<sup>17</sup> 《淵源錄》，卷一，頁一上。

<sup>18</sup> 同上注，卷一，頁一上；卷三，頁一上；卷五，頁一上。

<sup>19</sup> 廖騰燿（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十一〈仕宦〉，頁五九下。

<sup>20</sup> 《淵源錄》，卷五，頁八下。

<sup>21</sup> 同上注，編號177–78。

譜，補其遺絕，究其訛雜，循名徵實，□□□□，□為註釋。<sup>22</sup>「泰定乙丑」即元泰定二年(1325)，這是說作者因為看到了當年某人編纂的一部譜牒，而感到有訂正的必要，所以才編纂了此譜。作者在卷二〈舊譜晉汪旭上譜表〉注解第二十條又有記述：「按潁川之生，至咸康丙申，九百有九年。又至泰定乙丑，九百八十九年，通計一千八百九十八年。」<sup>23</sup>文中將「泰定乙丑」作為一個當下的時限。這意味著該譜的編撰應即在泰定二年前後，甚至就是該年。固然，當時編撰未必當時即能刊刻。該譜卷九〈辭源集〉的末尾有汪松壽本人的「詩文四十篇」，為其學生陳榘所彙集。陳榘在〈序〉中稱：「正心先生詩文，陳榘往嘗敘次為《姚江》，帙行世既久。今先生集汪氏辭源，而已製獨未列，良非闕歟？於是摘錄先生詩文四十篇，附之集後，使來者得備觀焉。學生於越陳榘序。」<sup>24</sup>也就是說，該譜有一部分內容是在作者身後由門生編輯，因此該譜「舊版」的實際刊刻時間似應晚於泰定二年。

汪以昭〈跋〉中所說的第二點「如式繕寫」，從譜中實際來看，也非虛語。一個明顯的證據是，譜中凡是涉及元朝的語詞，全部採用敬體。比如卷四「運啟聖元，雲龍作武」中的「聖元」，卷四「聖圖廓宇，徵在裔昆」中的「聖圖」，卷六「大元追贈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中的「大元」，卷七「聖元應運開基」中的「聖元」，卷九「聖元統賢，傑競灑灑」中的「聖元」，卷九「皇朝大一統，丹穴慕休泰」中的「皇朝」，卷十「大朝區宇，極於埏荒」中的「大朝」，全部換行頂格，以示尊崇。<sup>25</sup>這類格式當然不可能是明代的發明，而只能是「如式繕寫」的結果，這也間接證明了該譜的「舊版」即便晚於泰定二年，但仍可信刊於元代。

除了汪〈跋〉所提兩點之外，該譜對元代徽州一些知名人物的記錄，也頗能說明譜中內容的年代來源。卷七〈風雲記〉記有「汪也先不花」一人，小傳稱：「字景周。前承務郎、太師大丞相府諮議參軍。」<sup>26</sup>卷四〈婺源回嶺支代表〉亦載：「也先不花，參軍。」兩者應為同一人。從〈婺源回嶺支代表〉中，我們還得知這位「也先不花」在家庭中排行第三，其父為汪良屋，其祖父為汪元圭。<sup>27</sup>根據既往的研究，我們知道汪元圭出自婺源回嶺，在元初因與其兄汪元龍一同「歸附」蒙元統治者而致身榮顯，終官於饒州路總管府治中，是元代徽州頗為顯赫的人物。<sup>28</sup>這位「汪也先不花」顯然正

<sup>22</sup> 同上注，卷一，頁一上。

<sup>23</sup> 同上注，卷二，頁三下。

<sup>24</sup> 同上注，卷九，頁七上。

<sup>25</sup> 同上注，卷四，頁十五上；編號75；卷六，頁十四下；卷七，頁一上；卷九，頁七上；卷九，頁十二下；卷十，頁四下。

<sup>26</sup> 同上注，卷七，頁三上。

<sup>27</sup> 同上注，編號74。

<sup>28</sup> 《新安文獻志》，卷八五，方回：〈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誌銘〉，頁二五上至二八上。亦可參見拙文：〈理學社會化與元代徽州宗族觀念的興起〉，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03–23。

是汪元圭的孫輩，而從該譜中「字景周」這一信息，我們得知此人還應有「汪景周」的別稱。據元人楊剛中所作〈始建文公祠記〉，在至元元年(1335)，婺源州曾有一位「州官族」出身的「汪景周」出資建成了紀念朱熹的「徽國文公廟」。<sup>29</sup>而據元人江愷所作的〈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記〉，同樣是這位汪景周，還資助修建了當地朱熹父親朱松(韋齋)的紀念祠，其身份是「前令尹之孫」。<sup>30</sup>我們知道，汪元圭在歸附之後，最初的任職即是婺源縣尹。各種信息相互配合，我們確信，在元人文集中頻繁出現的「汪景周」正是《淵源錄》中所記的「汪也先不花」。這一蒙古名字不見於現存的明代史料，因此《淵源錄》所載必定有更早更直接的來源。這也是該譜編撰於元代的一個直接證據。

### 「新譜」與「舊譜」

正如汪松壽在卷一〈敘譜〉中所說，編纂《汪氏淵源錄》，是源於不滿「泰定乙丑春」某人所編「新譜」中「輒改舊編」的做法。如果作者此說確鑿，則意味著《淵源錄》自有其對話的對象，有更早的文獻傳承。

《淵源錄》卷二有〈論竹溪新譜書〉，其中有詳細的「辨證」文字：「吾宗尊者竹溪翁，以該貫文史之資，馳驚翰墨之手，斂而不耀，特潛心於譜錄之間。遠引旁搜，支系絜別，後之子孫不迷其所自，今之族屬皆知其所同。……惜其莫究根源，苟惟枝派而且求羅博雜，嗜暮〔慕〕夸遠，不無混玉亂珠。」<sup>31</sup>這裡所說的「竹溪新譜」應即是汪松壽在〈敘譜〉中所說的「新譜」。作者在讚美這位「竹溪翁」修撰新譜的功勞之餘，也批評該譜有支系不清（「混玉亂珠」）、內容繁雜（「求羅博雜」）的弊端，並且專門編寫了數條「新譜之誤」來加以訂正。在汪松壽看來，「新譜」的「錯誤」包括：誤寫其本人的「本支」世系，採信當地流傳的「十姓九汪」的說法，因襲汪氏族源出自「汪芒氏」的舊說，譜系代際計算不準確等。<sup>32</sup>

不過，《淵源錄》中有關這部「竹溪新譜」的內容並不多見，要想進一步瞭解該譜的情況，還需要追溯「吾宗尊者竹溪翁」其人。元代徽州儒者陳櫟(1252–1334)在其文集中曾提及一位「汪竹溪」。《定宇集》卷十〈與汪竹溪書〉載：「憶今春侍家叔掃松楸，道經仞墻，因獲遂識荆之願。雖老成典型，時見清夢，然以無謂，不敢數動閤人。詎圖謙尊忽賜誨示，乃以諸令孫彬彬玉立，特有西塾之招。非老先生緣先曾大父燈窗之世契，愛召棠之甘，而忘戎李之苦，何以得此。」<sup>33</sup>陳櫟卒於元統二年甲

<sup>29</sup> 戴銑：《朱子實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正德八年(1513)鮑雄刻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卷十一，楊剛中：〈始建文公祠記〉，頁一下至二上。

<sup>30</sup> 《新安文獻志》，卷四五，江愷：〈婺源州新建韋齋先生專祠〉，頁九上至九下。

<sup>31</sup> 《淵源錄》，卷二，頁一上至一下。

<sup>32</sup> 同上注，編號25–26。

<sup>33</sup> 陳櫟：《定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答汪竹溪書〉，頁二七上。

戌，<sup>34</sup>泰定二年乙丑汪松壽編纂《淵源錄》時仍然健在，所以這裡所說的「汪竹溪」應與汪松壽同時。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汪竹溪曾經有意延陳櫟作西賓，並且兩家的先世也應有交誼。同時，文中陳櫟既然說曾在掃墓時路過汪家，則兩家也應相距不遠。陳櫟家居休寧縣陳村，與汪松壽所居石田距離頗近，因此汪竹溪的住所也應在此附近。不過這些仍是間接的信息，《淵源錄》卷八〈辭源集〉則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直接的線索。該文載：「汪照，字竹溪。詩二篇。」<sup>35</sup>也就是說，汪竹溪本名汪照。另據《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元代曾有名汪炤者，在泰定年間編纂過一部《新安旌城汪氏家錄》（見表一第5種）。據研究者介紹，該譜的譜序雖然落款為「汪炤」，但在正文中則「自稱『照』」，<sup>36</sup>即謂「汪炤」與「汪照」實為同一人。由此可以推斷，汪松壽在《淵源錄》中所說的「竹溪翁」，應即是編撰《新安旌城汪氏家錄》（以下簡稱《家錄》）的「汪照」。

如果進一步從地理方位來看，旌城即今休寧縣金城村，和石田、陳村一樣，均位於新安江上游支流率水的河谷地區，相距不過數公里之遙。又據《家錄》的〈總序〉：「《家錄》之編，……自五十五世祖遷旌城而下，止泰定甲子歲，先總提其綱，次各列為圖。」即謂《家錄》所編內容的時間下限是「泰定甲子」，是《淵源錄》所說「泰定乙丑」的前一年，兩者的時間剛好銜接。這更讓我們確信，汪松壽在《淵源錄》中所說的「竹溪新譜」，應即元人汪照（炤）所編的《新安旌城汪氏家錄》。

現有關於《家錄》的研究，已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汪照的消息。汪照生於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有縣學學生的身份，曾師從當地名儒曹涇（1234–1315），編纂《家錄》時已是暮年。從《家錄》〈總序〉中所說的「之編用席師弘齋先生涇《曹氏家錄》條例」，我們也知道汪照的編撰藍本是曹涇的《曹氏家錄》，不僅「條例」沿襲，而且名稱也一致。不過從內容結構來看，汪照似乎還是作了不少改變和發揮。《家錄》總共六卷，其中卷二為旌城汪氏的〈世系圖〉，卷三至卷五為旌城汪氏的「名人傳記」，顯然《家錄》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家庭或家族的記錄，而具有了族譜的性質。

《淵源錄》的工作是接續《家錄》而為的，但是作了大幅的變更，有了很大的發展。汪松壽在〈敘譜〉中說：「其有不類不同，率從刪正。續以代表，聚繫親族之□，□之畫圖，事尤簡白。於是推明姓氏之源，敘贊譜書之旨。闢汪野、汪芒之□誤，決平陽、陽夏之鉤鬄。最集名賢，條陳支裔，雖族散萬途，而宗歸一本。視今秦越，於古為親，稽謀則同，明倫不遠。編帙□成，號為《汪氏淵源錄》。」<sup>37</sup>與《家錄》相比，《淵源錄》起碼進行了四項工作：（一）刪訂訛誤；（二）重建族源；（三）完善世

<sup>34</sup> 同上注，〈年表〉，頁八上。

<sup>35</sup> 《淵源錄》，卷八，頁九上。

<sup>36</sup> 汪慶元：〈《新安旌城汪氏家錄》初探〉，頁35。按：本節所引《家錄》的〈總序〉以及對《家錄》章節的介紹，亦轉引自該文，見頁28–29。

<sup>37</sup> 《淵源錄》，卷一，頁一上至一下。

系；(四)彙集傳記。可見，《淵源錄》不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創作」。而且就其「創作」的內容而言，甚至可以認為它已具備了「宗譜」的雛形。<sup>38</sup>

除了「竹溪新譜」之外，《淵源錄》卷二和卷三中屢次提到的「舊譜」也頗值得留意。《淵源錄》卷二共五個部分，第五部分是〈論竹溪新譜書〉，其餘四個部分分別為〈舊譜晉汪旭上譜表〉、〈舊譜敘祖墓〉、〈舊譜敘支派〉、〈舊譜唐族望敕〉。此外，卷三還全面徵引了「舊譜」中「五十二代」的世系記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兩卷中，《淵源錄》全部都採用了「綱目體」來撰述：先引用「舊譜」的內容，然後加上作者的詳細按語。由這些按語，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汪松壽本人頗高的學養，同時也能知道，這些出現在《淵源錄》中的「舊譜」內容，並非向壁虛造，而確有其更早的淵源。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它們應在「竹溪新譜」之前就早已為人所熟知，很可能即是宋代的遺產。事實上，南宋淳熙二年(1175)徽州名宦羅願(1136–1184)在《新安志》中就已提及：「至俗所傳譜，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舊而言也。」<sup>39</sup>即謂有關於汪氏早期世系的一些「俗所傳譜」，當時已在流通，這些譜圖資料顯然來歷頗久。

不過，來源悠久卻並不一定意味著真實可靠。羅願對這些看起來連續不斷的「一世某、二世某」的繁複代系記錄，早已存疑；而時間更早的南宋徽州籍名宦汪藻(1079–1154)，在撰寫先祖的行狀時，對年代久遠的世系也完全略而不提。汪藻在〈為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中稱「汪氏世家新安」，但直到「宋興百年」之後，才「以力田課僮僕，以詩書訓子弟，以孝謹保墳墓，以信義服鄉閭，室廬相望為閭家」。<sup>40</sup>在為侄兒汪愷(1069–1142)所寫的墓誌銘中也說：「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sup>41</sup>在為父親汪穀所寫的行狀中更表示，早期的世系難以弄清，「中間譜系不傳」。<sup>42</sup>

從這個角度來說，「舊譜」中要詳細列出長達「五十二代」的漫長世系，當然不容易讓人信服。實際上，即便是汪松壽本人，在引用這些「舊譜」材料時，也常心存疑慮。在〈舊譜敘祖墓〉末尾，汪松壽有按語稱：「此篇銘敘，俱繫後人追識之辭。墓塋迂遠，恐非出一時，字句或有訛宕不倫，不及悉正。」<sup>43</sup>在〈舊譜唐族望敕〉末尾又稱：「此未詳誰氏。兼此篇訛脫甚多。今姑考大槩而闕其疑，以待後之覽者。」<sup>44</sup>至於所謂的「晉汪旭〈上譜表〉」，如果比較一下清人嚴可均所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也很容易察知，其來歷並不可靠。

<sup>38</sup> 參見趙華富：〈元代世家大族譜牒之最——徽州汪氏譜牒〉，頁88。

<sup>39</sup> 羅願：《新安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祠廟·汪王廟考實〉，頁二八上。

<sup>40</sup> 汪藻：《浮溪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九〈為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頁十四上。

<sup>41</sup> 同上注，卷二六〈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頁三二上。

<sup>42</sup> 同上注，卷二四〈奉議公行狀〉，頁二二上。

<sup>43</sup> 《淵源錄》，卷二，頁五上。

<sup>44</sup> 同上注，頁八下。

由上文所述可知，汪松壽在《汪氏淵源錄》中所提及的「竹溪新譜」和所徵引的「舊譜」均實有其書。「竹溪新譜」即是同時代人汪照所撰《新安旌城汪氏家錄》，是汪松壽編纂《淵源錄》的起因，也是商榷的對象。而所謂「舊譜」，則是南宋以來，有關汪氏族源和早期世系的傳疑傳信之說。平情而論，依照作者的學養，要發現上述「舊譜」中的疏漏並不困難，何以作者會不憚於「傳疑」？或許可以用現代學者的成說加以解釋：「族譜編纂者們最關心的並非是正確記載下的事實，而是要加強……汪氏族人的『認同 (Identity)』。」而所謂「認同」，不僅意味著「共同族源」，更是一種通過「確認家族『現在』的身份」，來達到「團結、維繫整個家族」效果的過程。<sup>45</sup>不過，僅憑此說，似乎又難免簡化之嫌。即使族譜編纂者有加強「認同」的目的，也並沒有真假不辨，而可能只是有選擇地接受了他們需要的「事實」。那麼，在眾多相關的「事實」當中，《淵源錄》作者最關心和最需要的又是甚麼？

### 正統和身份

正確的族源和連綿的世系，顯然是《淵源錄》首先關注的因素。汪松壽在《淵源錄》的〈後敘〉中說：

惟汪氏遠有代序。自軒轅降后稷、公劉，中微晦復明，敷前燾後，以集于文公。文公食采於周，伯禽分封於魯。變俗革禮，世傳德襲，用協于厥邦。肆我成公，祇承基緒。……虞公之末年，始生襄公暨汪侯。汪侯在葆孤，故莫顯于成公世。實克自樹達，敏績考烈，以食于西疆，是為潁川之地。項之故封，敵陳宋之境。……根株既蟠，啟繹後嗣，以至于今。<sup>46</sup>

這段略顯古奧的文字在卷一〈周魯敘系〉中有比較簡明的表述：「〔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成公之子，長曰午，次曰汪。午嗣為魯襄公，而汪食采地於潁川，是為汪氏之始。」<sup>47</sup>也就是說，汪氏的族源是春秋時期魯國成公的次子「姬汪」。由魯成公向上追溯，可以溯源到魯國的始封之君伯禽，而伯禽是周公之子。這樣，通過世系傳承的方式，汪氏的族源就接續了宗周文明的正脈、華夏文化的正統。正如松壽所說：「汪氏譜錄，上承姬魯，下歷漢唐，蓋五十二代相傳。」<sup>48</sup>

但這並不是一個沒有爭議的追溯。元代通行的姓氏書《氏族大全》認為汪氏是「古汪芒氏之後」，<sup>49</sup>南宋末類書《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也認為「汪」是「汪芒氏之胤」。<sup>50</sup>南

<sup>45</sup> 白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族的遷徙與商業活動〉，《江淮論壇》1995年第1期，頁68。

<sup>46</sup> 《淵源錄》，卷十，頁四上至四下。

<sup>47</sup> 同上注，卷一，頁四上。

<sup>48</sup> 同上注，頁七下。

<sup>49</sup> 佚名：《氏族大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頁四六下。

<sup>50</sup>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續集」卷十七，頁二下。

宋初的姓氏書《古今姓氏書辨證》則稱：「汪，出自古諸侯汪芒氏之裔。」<sup>51</sup>可見此說宋元時廣為流行。這些姓氏類書中所說的「汪芒氏」，族源與宗周或姬魯並無關係，而恰恰是南方蠻夷的代表。

《國語·魯語下》記載：「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sup>52</sup>在大禹召集的大會上因為遲到而被殺的「防風氏」，正是南方邦國「汪芒氏」的邦君。這一故事也見於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內容基本一致，略有差別的是《史記》把「汪芒」寫作「汪罔」。<sup>53</sup>至於「汪芒氏」所在的「封、嵎之山」，中古以降的學者普遍認為是在浙江湖州的武康縣（今屬德清縣）附近。<sup>54</sup>唐代元和時期之後，武康縣東二十里的風山山麓，就一直建有紀念防風氏的靈德王廟，五代時期的吳越國錢鏐還寫有著名的〈新建風山靈德廟記〉以為紀念。<sup>55</sup>而在宋初地理書《太平寰宇記》中，也將湖州看成是「古防風氏之國」。<sup>56</sup>

「汪氏」的「族源」是否如宋元姓氏類書所說一定與「汪芒氏」有關，並不是本文的關注重點；但通過對這一稱謂的溯源，我們卻不難瞭解這一名詞曾經所代表的「邊陲」和「叛逆」的文化含義。這也應是汪松壽要在《淵源錄》卷一〈汪芒辨〉中進行辨證的原因。除了〈汪芒辨〉之外，該譜還有〈平陽辨〉、〈潁川辨〉、〈平陽後辨〉等篇，均有相同的性質，其中的文字也相當繁複，但主旨卻頗為明確，作者只想證明：「汪氏果出於魯成公之後，而汪芒、汪野，汗漫不相入之辭，有非辯而目〔自〕明者。」<sup>57</sup>

如果要追溯作者此論的深層意涵，首先需要理解，無論是作者所論的「宗族」還是「姓氏」，這些概念都不只是包含人群生息繁衍和分類聚合的自然含義，它們還具有著強烈的文化等級色彩。

汪松壽在《淵源錄》卷一〈原姓〉中說：「人之群，則有男女夫婦、父子兄弟長幼之敘，而謂之族。物無族也，惟其形同，□而類謂之焉。……故族之為言簇也，尚夫□〔聚？〕而有別也。姓之為言生也，本其所自生也。氏之為言示也，示其所自分也。」<sup>58</sup>在汪松壽看來，「族」和「類」不同，族包含了一種等級秩序，而類只是簡單的

<sup>51</sup>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五，頁十上。

<sup>52</sup> 韋昭（注）：《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五〈魯語下〉，頁213。

<sup>53</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四七〈孔子世家〉，頁1913。

<sup>54</sup> 《國語》，頁214；《史記》，頁1913。

<sup>55</sup> 陸心源：《吳興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影印清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卷六〈風山靈德王廟碑〉，頁二上至三下。亦可見董誥等（編）：《全唐文》，清嘉慶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0年），卷一百三十，頁574。

<sup>56</sup> 樂史：《太平寰宇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四〈江南東道六·湖州〉，頁一上。

<sup>57</sup> 《淵源錄》，卷一，頁七下。

<sup>58</sup>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同類聚合。因此，只有人群才有族，物品則只有類。《淵源錄》卷一〈譜論〉中的觀點更為直接：

夫姓氏於人，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垂衣裳，具紳履，而裂冠毀冕，不足以明其身。撥根本，而蘇者爨其枝柯；失淵源，而行潦淪於溝澮。故世家巨室，流於工賈庸下。或生為愍隸，而懵莫知思以自興也。……古聖人統萬類，敘彝倫，為天下立子孫無窮之訓，賜性命氏，以區別貴賤、親疎，俾其因姓氏而興起，知吾身之所自。<sup>59</sup>

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姓氏之分，則貴賤不別，尊卑難辨。換而言之，姓氏，並不只是一個稱謂，還具有清晰的顯示社會分層的符號功能。

當然，這種觀念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更非汪松壽本人的發明。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說：「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sup>60</sup> 如果再向上溯源，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東漢的《白虎通》。該書卷九〈姓名〉稱：「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sup>61</sup> 雖然按照鄭樵的解釋，三代之後，姓和氏合而為一，只能「別婚姻」而不再能夠分貴賤，但從《淵源錄》中，我們卻依然看到作者力圖將人群加以區分。那麼，是甚麼因素令這種「區分」的意願產生？我們需要對作者及其家庭所處的社會網絡作進一步的追索。

汪松壽在《淵源錄》卷四〈汪氏續譜〉的「續譜代表」中詳細列舉了他自身所在的「禮字號」的世系，上接「舊譜」和「新譜」，往下從第六十五代開始，編製到其本人所在的第七十二代，頗為完整，共記載了二百二十六人。<sup>62</sup> 另外，《淵源錄》卷五的〈詳親錄〉，則列舉了汪松壽四代直系祖先（也即五服之親）的小傳。<sup>63</sup> 由此我們知道松壽的高祖汪淳早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就有進士功名，並被「京湖制置司辟為隨州司戶參軍」。<sup>64</sup> 曾祖朝賢是最早定居石田村者，「性方介，重然諾，雅好清簡，……耽嗜書史，若久飢渴」，但守護產業頗為艱辛，「用其堅靜持忍，與俠猾齟抵，卒不失先人尺寸地為勝強」。<sup>65</sup> 祖父震炎（1217–1272）則因父母早喪，「兄弟三人飢寒勞悴，

<sup>59</sup> 同上注，頁三上至三下。

<sup>60</sup> 鄭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氏族略〉，頁1–2。

<sup>61</sup> 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九〈姓名〉，頁401–2。

<sup>62</sup> 《淵源錄》，卷四，頁四上至九上。

<sup>63</sup> 同上注，卷五，頁八下至十下。

<sup>64</sup> 同上注，頁九上。

<sup>65</sup> 同上注，頁九上至九下。

睚眦相顧僅存」。繼母朱氏「鬻虐尤甚」，最後「竟改適他人，盡載家之資用以行」。但最終震炎「好學善屬文。……寶祐三年〔1255〕，試中選，充休寧縣學教諭。景定五年〔1264〕，試中待補太學生」。<sup>66</sup>

不過，饒有興味的是，如果將汪松壽《淵源錄》卷六〈垂名記〉中對於宋代汪氏科舉人物的記載，和南宋《新安志》及明代弘治《徽州府志》進行比較，<sup>67</sup>我們發現，〈垂名記〉記錄的九十四名宋代徽州汪氏進士中，有八十八人的資料與兩志吻合，但也有六人與兩志記載有出入，其中包括了松壽的高祖——淳熙十三年進士汪淳。此人不見於弘治府志的〈選舉志〉，甚至連淳熙十三年也不是考進士科的年份。<sup>68</sup>由此可見，汪松壽《淵源錄》追溯自身家世，不無隱諱；而從小傳中的蛛絲馬跡可以看出，松壽的曾、祖兩代似仍寒微，身世並不顯赫。

關鍵的人物是汪松壽之父汪雲龍（1258–1321）。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宦業〉記載：「汪雲龍，幼名駒，字昂甫，休寧石田人。宋李頓先生族曾孫。至元十三年，獻策取台州有功，用前承節郎知徽州路休寧縣事，以廉能聞。時江南初定，行剽無忌，舉雲龍為浙東西巡鹽官，盜賊屏息。論功當遷，尋棄官歸，為養母計。母沒，遂不復仕。至治元年卒。」<sup>69</sup>《淵源錄》卷五〈詳親錄〉所載更為完整細緻：

雲龍，幼名駒，字昂甫。宋淳祐戊申八月初四日亥時生。形貌古瘠精悍，風骨巖稜，肌色紫黝，廣額殺下，鼻端眼媚。性介特，不恥惡衣菲食。父歿，屬宋季恆攘，力屬艱阻，以保廬墓。暨大兵渡浙江，雲龍從軍。獻策取台州有功，用前承節郎同知徽州路休寧縣事，治有能名。戶部尚書行浙東浙西都轉運鹽使司舉為巡鹽官，故為姦利益出鹽者就獲，或面縛自首。論功當遷。尋棄官來歸，視膏田地為養母計，母歿，遂不復仕。至治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卒。<sup>70</sup>

由這兩篇文獻，我們知道汪雲龍十五歲喪父，少年生活頗為刻苦。宋元易代之際，雲龍年不足二十，即投身蒙元軍中，終在浙江立有軍功，因此受祿為徽州路休寧縣尹，最終在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的巡鹽官任上致仕。松壽為雲龍獨子，按照元代的仕進原則，可以推斷，汪松壽的仕途應與其父的官宦身份頗有關聯。由此可見，是到了汪松壽的父輩，才出現了與眾不同的身份。或許，這才是松壽在〈譜論〉中說「大朝御宇，混合華夷，姓氏之繁，於斯為盛。譜牒之事，盍大興焉」<sup>71</sup>的真正背景。實

<sup>66</sup> 同上注，頁九下。

<sup>67</sup> 同上注，卷六，頁一下至十五下；《新安志》，卷八〈進士題名〉，頁三上至十七下；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選舉〉，頁九下至十九下。

<sup>68</sup> 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選舉〉，頁十二下。

<sup>69</sup> 同上注，卷八〈宦業〉，頁三六下。

<sup>70</sup> 《淵源錄》，卷五，頁十上。

<sup>71</sup> 同上注，卷一，頁三上。

際上，像汪雲龍這樣因為在蒙元初期的軍功而興起的人物，在徽州並非孤例。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宦業〉所列元代徽州仕宦人物三十五人中，有十二人可以確定為元初因歸附軍功而起家，<sup>72</sup>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汪松壽之父汪雲龍。

## 結 論

元代徽州士大夫汪松壽所編撰的《汪氏淵源錄》，是目前僅存的數部元代徽州譜牒之一，也是現存所有元譜中少見的同時為多種現代目錄所著錄者。《汪氏淵源錄》也是一部清代書目和藝文志詳細著錄的元代譜牒，不僅見於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也見於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和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本文據以研究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所收藏的這部《淵源錄》，其內頁還有清初徽州地方士紳汪懋燿的收藏印章，凡此均提示了這部譜牒的重要性。《淵源錄》的跋文顯示，該譜牒大致編纂於元朝泰定二年前後。譜內有大量與元朝有關的敬稱，還記錄了明代徽州文獻所罕見的蒙古人名，這些資料均印證了《淵源錄》所獨具的元朝時代特徵。

《汪氏淵源錄》有自身的文獻來源——「竹溪新譜」和南宋「舊譜」。「竹溪新譜」即是元人汪照（炤）所編纂的《新安旌城汪氏家錄》，「舊譜」則是南宋以來當地有關汪氏的舊傳譜系。作者汪松壽在這兩書的基礎上作了大幅度的加工和創作，使其不僅具備了宗譜的特點，也具有了文獻志的性質。在編纂的過程中，作者也極為注重對族源和世系的辨析，其目的是務必使族源正確，使世系連綿。不過，通過對作者所列多種引證資料的回溯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關於汪氏族源來自「魯成公支子」的判斷，還是從始祖而下連綿「七十二代」的世系排列，《淵源錄》中的文獻證據均不充分。這種對族源和世系的強調，更多地是體現了作者對文化正統的認同，同時也反映出作者所在家族的身份變化。《淵源錄》作者汪松壽之父汪雲龍，在宋末元初因為投身蒙元軍旅而身致榮顯，汪松壽本人也因此獲得進身之階。汪氏家族在三代之間，從平民崛起為地方精英的歷程，正是促使作者編製譜牒的重要因素。

<sup>72</sup> 弘治《徽州府志》，卷八〈宦業〉，頁三三上至四十上。參見拙文：〈元代徽州路的軍功家族〉，《安徽史學》（待刊）。

## A Study of a Rare Genealogy *Wangshi yuanyuanlu* in the Yuan Dynasty

(Abstract)

Zhang Yi

This paper studies a rare genealogy *Wangshi yuanyuanlu* (Record of the Roots of Wang's Family) preserved in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scrutinizes its edition, author, date of publication, and reason for being compiled. Although most Chinese genealogies were produced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py was able to be authentically traced to the Yuan dynasty, for many honorifics to the Yuan court can be perceived in the text and some family members' names were obviously translated from Mongolian. The author, Wang Songshou, was an official-literati in Huizhou prefecture in late Yuan times who used the genealogy to emphasize the orthodox origin of his family and furthermore endeavoured to build a whole glorious history of all Wang's families that he knew. However it was an arduous task, with some tint of illusion, because it is easy to find gaps in the pedigree, although it is purportedly continuous. The paper stat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es for Wang Songshou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enterprise of genealogy were rooted deeply in his family's histor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Song to the Yuan dynasty, Wang Yunlong, father of Wang Songshou, joined the Mongol army, built his military reputation, and finally saw his family enter the upper class. As many other local elites in Huizhou in Yuan times, Wang's celebrated history was actually short and their social power depended heavily on the cooperation with Mongol rulers. *Wangshi yuanyuanlu* was not only a genealogy but also a symbol of a new direc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n Huizhou in Yuan times.

**關鍵詞：** 元代 徽州 汪松壽 《汪氏淵源錄》

**Keywords:** Yuan dynasty Huizhou Wang Songshou *Wangshi yuanyuanlu*